疫病、謠言與國家政治動員

圖片來源：李男設計

■李尚仁

美國著名的醫學史學者羅森堡（Charles E. Rosenberg）在一篇討論疾病史的文章中指出，疫病往往提供我們深入了解一個社會的契機。當嚴重的傳染病發生時，尤其是醫學界對致病原因、傳染途徑和治療方法還不清楚的新疾病，危疑不安的氣氛和對防治政策的爭議，往往讓原本隱藏而不易觀察到的社會矛盾爆發，使得歷史學者得以深入分析該社會的構成，以及不同社會團體之間的利害關係。

疫病及其傳聞經常會引起社會的不安甚至衝突，而公共衛生、社會學或醫學史的研究都指出，面對疫病時，政府與醫界最好採取警覺但冷靜低調的處理方式，小心避免引起民眾過度的緊張與恐慌。然而，要是政府對於不確定的疫病不但不以審慎懷疑的態度來應對，反而大肆渲染疫情，鼓動人民情緒，那會發生怎樣的狀況？我們現在或許不易想像有政府會這樣做，不過韓戰期間中共對於美軍發動細菌戰的指控，以及所採取的因應措施，就是這樣一個值得深入檢視的難得例子。

中國介入韓戰之後，不久就傳出美軍在戰場使用生物武器的傳聞。這類報導通常宣稱看到美國軍機在空中盤旋，噴出黃色或其他顏色奇特的煙霧，近看才發現原來是大量蟲子在空中飛舞。也有人宣稱看到從飛機飄出大批落葉，隨即就有成千上萬附著在葉子上的昆蟲四下飛散。有的報導則說看到美機投下未爆彈，炸彈落地後就跑出大量的昆蟲。這種種不尋常的情況，在在顯示美軍在使用生物武器。

除了韓戰場之外，中國境內很快地也傳出美國軍機入侵並投下細菌彈的報導。據說美軍空飄下看似心戰文宣的紙盒，從裡面跑出跳蚤、蜘蛛、螞蟻、蒼蠅等，而中共官方的醫學研究單位從這些蟲身上

化驗出霍亂、鼠疫、傷寒等病菌。對於細菌戰的種種傳聞，中共官方立即做出正式回應，先是讓被俘的美軍軍官公開告白懺悔，以證明美軍對北韓與中國犯下慘無人道的戰爭罪行。周恩來並於1952年3月8日透過新華社發表正式聲明，向國際提出指控。

在中共官方指控美軍進行細菌戰之後，中國各地有越來越多的民眾看見美國軍機投下細菌彈。不只是東北，連河南、山東甚至山西與陝西都傳出遭到美軍生物武器的攻擊。除了遭到襲擊的地方愈來愈多外，民眾見到的「生物戰劑」也更加五花八門。蟲和老鼠已經不稀奇，甚至還有鳥類和魚類從炸彈中跑出！此外，民眾還經常看到當時季節不應出現的大批昆蟲。

對日益嚴重的細菌戰威脅，中共的因應方式是以「愛國衛生運動」爲名，發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動員民眾進行撲殺害蟲與清潔環境的工作。前者是所謂的「五滅」：消滅蒼蠅、蚊子、老鼠、跳蚤及臭蟲5種害蟲；後者則是「大清掃」，動員家庭主婦疏通水溝、灑掃街道、清運垃圾。此外，還加強居家清潔，整理廢棄的建築物，以及填平積水的窪地。

當運動達到高峰時，除了清除掉數以噸計的汙泥與垃圾之外，每個村莊的居民還上繳上千條的老鼠尾巴做爲成績。除了大批蚊子、蒼蠅被撲殺外，連黃蜂、蚜蟲、飛蛾和蝴蝶也都遭殃。而官方的實驗室在蒐集到的昆蟲樣本中，都成功檢驗出會導致嚴重疫病的細菌。

在需要鼓起民眾愛國情緒的戰爭時期，中共會大肆宣揚美國的細菌戰攻擊，並不令人意外。大陸歷史學者楊念群和美國醫學史學者羅藝（Ruth Rogaski）的研究都指出，中共官方的宣傳刻意把美軍的「細菌戰」，和二次大戰期間日本軍方對中國人民進行的細菌戰與生物戰劑人體實驗相提並論，訴諸慘痛的歷史經驗，以激起同仇敵愾的民族主義情緒。

然而，總體而言，衛生愛國運動所要達成的目標，並非戰時的特例，反而呈現出毛澤東掌權期間中共衛生政策的一貫特色。羅藝對天津的研究指出，國共內戰結束後，出身鄉村而缺乏城市治理經驗的中共幹部，把公共衛生的建立視爲重要的任務，但也遭到不少挫折。愛國衛生運動的群眾動員，其實是他們要努力控制城市衛生狀況的延續。楊念群也指出，韓戰之後中共仍周期性

圖片來源：李易設計

地推動愛國衛生運動，而毛澤東所使用的口號和韓戰時期大同小異，只不過省略掉提到細菌戰的部分。

美軍在韓戰中是否使用生物武器，歷史學者目前尚無定論。然而，中共在韓戰期間運用細菌戰傳聞的做法顯示，疫病及其傳聞雖然有可能引發社會動盪不安，卻也可以被執政者大肆利用來遂行政治目的或政策目標。然而，這樣的宣傳操作與運動策略不見得都能奏效。

羅藝的研究指出，在成千上萬被動員去捕殺昆蟲的民眾背後，還有爲數更多的民眾抱持著冷漠、事不關己甚至懷疑的態度。此外，利用民眾對疫病的恐懼反感來進行政治動員，還有可能造成預料不到的副作用。楊念群的研究更指出，這類宣傳引起許多的恐慌、謠言，而民間也出現許多從官方眼光看來迷信、反動的因應方式。

例如，有些地方的民眾由於自認大難即將臨頭，乾脆殺掉家畜買來好酒大吃大喝享受一番。也有不少地方出現各種偏方傳說，其中無害的只是導致雄黃酒等藥材被買到缺貨，某些有害的偏方則爲禍甚大。河南農村就有民眾因爲喝「神水」而集體中毒，甚至導致數名兒童死亡。各種民間廟宇也因此香火鼎盛，甚至傳言毛澤東本人也虔信神明並四處修繕寺廟，因此美軍雖然一再對毛主席發動細菌攻擊，他都能安然無恙。林彪則因爲不信神而感染美軍灑下的細菌，病情要直到他悔改並禮敬神明後才得以好轉。

此外，也有民眾質疑中共不是宣稱美帝是紙老虎，怎會任由美國軍機長驅直入到處施放細菌？這些林林總總的反應，都和中共設想的目標背道而馳。

中國在韓戰期間對細菌戰傳聞的因應方式，或許是醫學史上相當特殊的一個案例。從羅藝、楊念群等學者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政權以群眾運動推動國家政策的特性。此外，我們還看到農村基層人民在標榜唯物論的政權統治之下，他們的傳統信仰仍有堅強的韌性。羅森堡關於疫病提供歷史學家進行社會分析的絕佳契機的看法，在這裡依舊成立。 □

李尚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深度閱讀資料

Rogaski, R. (2004)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y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楊念群（2006），再造「病人」 ── 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